紅樓復夢/0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五回　賈郎君纏綿銷宿帳　祝夫人邂逅結因緣

下一回▶

話說賈璉同柳緒走過後殿，來到院子門口，才知柳太太就在當年蓉大奶奶出喪鳳姐兒住的這幾間房子。心中想老尼淨虛現生發背，鳳姐兒此時的光景，由不得毛骨悚然。看這陰間報應，絲毫不爽。正在思想，已到堂前。柳緒打起竹簾相讓。賈璉四下一望，見那些椅杌雖無鋪墊，倒揩抹得乾淨，靠窗有張板炕，並無炕氈、坐褥，堆著一牀書籍，條桌上舊磁瓶內插著幾枝芍藥。

賈璉正在觀看，只見套房簾啟，柳太太出來相見。這位太太有四十來歲年紀，品貌端莊文雅，面色淡黃，帶著病容，身軀瘦弱，穿件藍布單衫，係條青布單裙，雖身穿素服，眉目之間現出一段幽嫻氣概。賈璉躬身下拜，柳太太連忙回禮。賈璉拜畢請安，柳太太亦襝衽回答，彼此讓坐。柳太太道：「小兒乃村野頑童，並無知識，荷蒙公子不棄，特加垂愛，使小兒得循規矩，學有準繩，不獨未亡人感銘大德，即先夫子亦銜感九原也。」賈璉道：「姪兒與兄弟萍水相逢，即生欽敬。又見他器宇非凡，丰儀卓犖，是必克紹箕裘，能讀父書者，將來鵬程萬里，正不可限量耳！」丫頭端上茶來，柳緒趕忙接住，親自遞茶。二人飲畢，賈璉道：「嬸母同兄弟羈旅此間，究非長策，未知尊意作何良計？」柳太太道：「煢煢孤寡，舉目無親，萬里鄉園，欲歸不得，惟有聽其飄零，以了生命。只憐此孤兒無所歸著耳！」說著，淚隨聲下，不勝悲咽，柳緒也十分傷感。

賈璉道：「嬸母且不用傷悲，姪兒有個下情奉達。」柳太太道：「公子有何見教？」賈璉道：「依我愚見，與其寄跡荒庵，何不竟扶櫬回去呢？」柳太太聽他這話，倒嚇了一跳，將頭低下，心中想道：「原來這位二爺，外面像個樣兒，肚子裡竟是個糊塗行子。我鼻涕眼淚的對他說，連日子也度不下去，他倒叫我扶靈回去，真個是富貴家子弟，全不知道人的苦楚。愛說到那兒就是那兒，我又何必對著他多流這一股子眼淚呢。」柳太太忖奪了一會，抬起頭來慢慢應道：「我也想著要去，如何能夠？」賈璉才要說話，只見妙靜點著一枝紅燭進來，說道：

「我知道璉二爺怕香油味兒，點枝蠟亮些兒。」說罷，放在桌上。賈璉道：「你去瞧老師父醒了，來對我說。」妙靜答應，轉身出去。賈璉道：「姪兒沒有別的主意，有自家歷年積下點東西尚在未用，今日天緣湊合，竟送了兄弟扶柩回鄉。趁此清和天氣，正可長行。兄弟到家之後，可以奮志讀書，以繼先人之業，倘若振翮青雲，也不枉嬸母一番苦節。」柳太太母子二人聽他這番說話，心中又驚又喜，又感又敬，倒鬧的說不出什麼。母子二人的眼淚，就像穿珠子一樣一串兒掉了下來。賈璉瞧見這個光景，也覺傷心，說道：「嬸母同兄弟不必悲傷，竟拿定主意，收拾起來，擇日起身。我明日進城去，就將這項盤費帶出城來，交給嬸母。」柳太太聽他這話說得真切，因流淚說道：「蒙公子大德，使先夫子朽骨不至拋棄異鄉，得歸故土，銜感之恩，死生不泯。只是我病殘孀婦，領著年少之兒，安能萬里長途扶靈回去？既蒙公子盛情，不敢不細陳衷曲。」賈璉道：「這件事不用嬸母費心，我已想定一人，非他不可。這人雖是個下人，生得濃眉大眼，看不得他相貌粗魯，頗有忠心肝膽，正直不阿，兼之一身本事，膂力過人。生平未有際遇，不能展其才技，是以終日惟好酒使氣。姪兒今將這件重任托他，必能盡其忠心，不負所托。此去大可放心。到家之後，尚可留其驅使，此人實可靠也！」柳太太道：「此人是誰？現在何處？」賈璉道：「此人姓包名勇，原是舍親甄家舊人。見我家冷落，他去而復來，甘守清貧，欲圖報效。現在閒住我家，有四十來歲年紀。」柳太太道：「公子所信之人，諒來可托。」正要說下去，見妙空慌慌張張跑進來，說道：「老師父醒了，等著二爺說話，快去快去！」賈璉起身對柳太太道：「明日下午帶著包勇來見。」說畢，哥兒兩個同妙空來到西院裡。

卻說老尼淨虛昏沉了一日，慢慢醒來，對徒弟智能道：「璉二爺在那兒？你去請來，我有話說。」智能道：「師父怎麼知道璉二爺來了？」淨虛道：「鳳二奶奶對我說：『璉二爺在你家裡，你回去瞧瞧再來！』我趕著回來，你快去請二爺來，我要說話。」智能就叫師兄妙空去請，不一會賈璉同柳緒到來裡屋，見淨虛跪在炕上，胸口底下墊著一個大靠枕，光著腦袋，面如金紙，口裡不住的哼哼。脊樑上衣服掀開，腫的有個菜碗來

大，上面圍著些藥。賈璉瞧見這個樣兒，知道他在陰間受罪，不覺寒心可畏，智能叫道：「師父，璉二爺來了。」淨虛聽見，睜開雙眼，瞧見賈璉同柳緒站在炕邊，不住的點頭歎息。賈璉道：「老師父，你仔嗎好好的長出這個東西來？要趕著醫治才好。」淨虛搖頭道：「二爺總不用提了，我如今悔也無及。罷了，一人做事一人當，橫豎還有來頭人，誰還放得過誰去？大家拼著去受罪罷！剛才在衙門裡見鳳二奶奶，他這會兒身上的事倒都完結了，叫我捎個信兒給二爺，說老劉同秦相公的這兩件事辦的很好。叫二爺拿定主意，別聽人的說話改了板兒。尤二奶奶也說，叫二爺放心，他同鳳二奶奶都有了好處，叫二爺快些跳出火坑。他已脫離苦處，盡讓咱們受罪。可憐到這會兒，誰肯幫我出個主意，說句話兒？你們瞅著我一個人兒受罪，我要喝口湯兒水兒也全不在意，後生的都擠在一堆兒去樂。咳！

我還怪誰呢？等我咽了氣，橫豎跟著漢子一跑，誰還顧誰？」

賈璉想到：「剛在佛前立願，誰知一念之誠，陰司早已知道。脫離苦境，舉心動念，神鬼皆知，令人可畏。我若不跳出火坑，將來是地獄中的孽鬼。」主意想定，說道：「老師父你別說話，靜養幾天瘡就好了。倒不要心焦性急，我一半天再來瞧你。」

恐淨虛再說多話，趕忙辭出房來，同柳緒來到庵門。三兒帶住牲口，賈璉跨上雕鞍，對柳緒道：「明日晌午再見。」說罷，將馬磕開，主僕揚鞭。在那月光之下，只見：

鐵甲踏殘沙上日，金鞭敲破壠頭煙。

主僕二人，不多一會到了鐵檻寺。見寺門半掩，有個老道坐在台階上看月，趕忙站起。三兒下馬帶住牲口，賈璉吩咐將牲口好生喂著，明日一早進城。說畢，來至方丈，正值法本同徒弟算帳，因多用了幾吊錢，法本不依，要叫他賠。徒弟大昌瞪著兩眼，說道：「這也賠，那也賠，攏共攏兒算我的就完了。我看你攢下錢來，明日都帶到棺材裡去！」法本紅著臉正要合他不依，見賈璉進來，只得忍住道：「你且把帳拿去，等我再算。」大昌也不答應，瞅了師父一眼，抓著帳本子，氣烘烘走了出去，賈璉甚覺好笑，問道：「西方也使咱們這錢嗎？」法本道：「未到西方，又少他不得。」賈璉道：「你現在那裡？

「法本道：「我在這裡。」賈璉道：「誰在這裡？」法本道：

「是我。」賈璉道：「你是誰。」法本道：「我是和尚。」賈璉道：「什麼叫和尚？」法本聽了呵呵大笑，說道：「罷呀，二爺你別搜攪，我衝一壺好茶在這兒，等你來喝呢！」賈璉笑道：「你別管我喝茶，你倒把配的藥酒喝口兒去睡罷，同徒弟慢慢算帳。」法本笑道：「仔嗎今日二爺同我過不去？等著後日二奶奶來了，咱們評評這個理。」賈璉笑道：「使得，且等後日再說。」賈璉在方丈裡與老僧同榻，一宿晚景不提。

次日，一早起身，叫三兒備牲口，法本已做完功課，擺上早茶，請璉二爺吃點心，叫三兒也吃些東西，剛是太陽冒嘴兒。

賈璉道：「我趕下午些兒出城，你給我收拾下好好的素面，將饅頭庵的柳大爺請來吃麵。」法本點頭道：「二爺請放心，交給我，總在這兒等候。」賈璉走出寺門，三兒問道：「昨日那個衣包，爺不帶回去嗎？」賈璉道：「橫豎咱們下午些兒就來的，交給老和尚不相干兒。」主僕二人騎上牲口，向著昨日來的那條道兒，彎彎曲曲，正迎著太陽初出，只見瑞靄祥光照耀天地，那柳梢上的露珠兒猶如萬點金星，隨風飄蕩。不一會，進了城來，見那些行販擔子兩邊歇滿。賈璉正看的熱鬧，道旁走出一人來，搶到馬前打個千兒，說道：「請二爺的安！」賈璉忙勒住牲口，往下一瞧，認得是賈政做糧道時的門上李福，問道：「你現在跟誰？打那兒來？」李福道：「小的蒙老爺恩典，薦給周親家大人，在衙門裡待了兩年。周大人將小的薦給同年松大人，也派在門上。現今松大人升了荊襄節度，進京朝見，小的跟隨進來，耽擱三兩天就要起身。聽說老爺不在了，太太又悲哀成病，小的正要到府裡請太太同二爺的安，沒有別的報效，邊上帶來一點土儀，孝敬太太同二爺。不知門上可還是林大爺同賴大爺呢？」賈璉道：「賴大爺已去，林之孝也不在門上。這會兒是趙老頭子在門上照應看管。那裡有老爺在時那樣鬧熱呢！這會兒我還有事，不能同你多說，等你到宅裡來再說吧。」將馬催開，後面三兒同李福略敘幾句寒溫，趕忙上馬，說道：「李哥，明日太太到鐵檻寺燒香，你改日來罷。」說畢，將馬加上兩鞭，趕上賈璉。

穿街過巷，來到榮府大門，三兒下牲口，賈璉一直騎進二門，靜悄悄並無一人。來到大廳院子裡，見有三四個街坊上的孩子在兩旁草上捉蝴蝶兒，瞧見二爺下馬，趕忙一齊跑去。賈璉對三兒道：「你拉馬去就叫老趙來，我有話說。」三兒答應，拉馬出去。

賈璉走夾道里進垂花門，一直先到上房來見太太。正值擺早飯時候，平兒也在上房吃飯。該班的瞧見掀起湘簾，賈璉走進裡面，見太太領著四姐妹都坐在外間，忙上去請安，問大嫂子好。寶釵、珍珠、平兒起身問好。王夫人吩咐坐下，丫頭各送香茶。珍珠

道：「二哥昨晚不在家，平丫頭拉著太太同咱們陪他說閒話，坐了一夜。今日你再不回來，他可要學鴛鴦姐姐上吊呢。」平兒笑道：「昨晚太太高興，多坐會子，你就說是一夜。」寶釵道：「且讓二哥說完正話，咱們再說。」賈璉先將明日起經之事回明，又將鳳姐、尤二姐托淨虛的言語細說一遍。王夫人們甚為驚歎，心中又十分安慰，說道：「林之孝的金佛，要今日下午些兒才有。明日須請幾眾戒僧拜懺唸經，不可隨便。可憐他姐妹在陰司裡望這功德尤如至寶。」賈璉答應。

平兒問那件鶴氅帶回沒有，賈璉道：「我就要出城，交給老和尚收著呢。」宮裁問道：「為什麼還要出城？」賈璉道：「就是剛才說到饅頭庵去的這段故事，必得要去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正要問你到庵裡去的緣故。」賈璉就將遇著送炭的老張，說知萬緣橋坍塌繞道往鐵檻寺，又薦出工部石匠頭小劉長者，同他商量造橋功德。「他因受過咱們老爺恩典，情願將石頭報效老爺做功德好事，只要我出工料銀二千五百兩。我就同他在佛爺前拈香立願，擇定咱們起經這日破土開工，我先將手上那只金鐲給他做個信禮，等著完工再謝。這會兒來家回過太太，就將這項銀子送去交給他，完結了一件心事」。王夫人點頭贊道：「辦的很是。但你一會兒那裡有這項銀子？」賈璉道：「老太太給鳳姐的三千兩用去了一半，還剩有一千多些，再湊上點子就可以了這件功德。」寶釵說：「二哥若湊不足，我能相助。」賈璉道：「造橋這項，我還夠得上來。還有一件給鳳姐姐解孽的好事，也是我應了來。等著吃過飯，再對太太同妹妹們說。」王夫人點頭，吩咐擺飯。丫頭、媳婦們分著伺候。

不一會兒用畢，各人丫頭們送上涼水銀盂，遞過熱水手巾，送上香茶、檳榔、荳蔻，媳婦們收撤桌椅。太太領著宮裁姐妹照舊坐下，賈璉又將無意中與柳緒相逢結拜及見柳太太許以贈金相送之事，因此老尼醒過來，鳳姐兒們叫他致意，有此二事已解冤孽的話，從頭至尾又說一遍。太太們歎息之至。王夫人道：

「舉心動念，神鬼皆知。你才發心辦這兩件好事，鳳姐兒早就知道。但是柳太太他怎麼說秦相公呢？」賈璉道：「其理難解。姪兒初見柳家兄弟，很像先前蓉太奶奶兄弟秦鍾的模樣，不知可是這個緣故？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鳳姐說的，想來自有因果。既是這麼說，柳太太的這件事，我們眾人幫了鳳姐罷。」

平兒道：「我出三百銀報答我們奶奶，也不枉娘兒們相處一場。」寶釵道：「很是。我同四妹妹兩個湊五百銀。」王夫人問道：「璉哥兒，他們有了多少？不足的都是我出。」寶釵道：

「只短二百銀，太太包圓兒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怎麼我只出這一點子？」寶釵笑道：「咱們的錢，都是太太賞的。不過說得好聽，仗著太太替咱們出個名兒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雖是這麼說，到底是你們拿出來的。」宮裁道：「出這樣功德分子，難道也不讓我出一點兒？」眾人道：「鳳姐姐他很知道，你若出了分子，他在陰司裡更過意不去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前日環兒同蘭哥兒差人回來取夏衣，還有要的那些東西，你倒是開出單子，交給林之孝趕著置備，寄到書院裡去。這分子不用出罷。」李紈道：「太太說的是。只是我同鳳丫頭打伙這幾年，姐妹們又很說得來，今日連四妹妹都這樣幫他，我不出一個錢那兒過得去。」寶釵道：「大嫂子一定要幫鳳姐姐，只要你出五十兩銀。」平兒道：「業已夠數兒，仔嗎又要大嫂子的五十兩呢？」寶釵道：「橫豎有個用處，你別管，總不過是給鳳姐姐還孽債就完了。」賈璉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家去收拾妥當，就帶著包勇出城。」寶釵道：「依我說，平丫頭先家去料理，二哥哥且等著叫了包勇來，當著太太問問他肯去不肯去，別咱們說的熱鬧，他不願意也論不定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寶丫頭見得甚是。就叫周瑞家的去吩咐周瑞，帶包勇進來問話。」周家的答應出去。平兒辭了太太，先回家去收拾。

不一會，周瑞找著包勇同到垂花門，有他的媳婦在那裡等候，就領著他們來到上房，在台階下站住。周家的進來回話，太太吩咐叫他們進來。周家的答應，走到門邊掀起簾子，用手一招，周瑞趕忙同包勇走上台階，小丫頭打起簾子，讓他兩個進去。周瑞、包勇給太太請過安，退在門邊站著。賈璉道：「包勇，自從甄大老爺薦了你來，也沒有個用你的地方，因見你長的粗魯，眾人也都嫌你，後來老太太出殯，派你看管花園，那晚上房失賊，很虧你將賊趕散，並打死一賊。老爺才知道你很有才情本領，原要等服滿之後，派你一個好差使重用你的，後來甄府上又要了你回去。誰知老爺前年昇天西去，你見我家冷落，情願回來甘守清苦。將你這一身本領閒在這裡，甚為可惜。我這會兒有一件重事托你，不知你肯去不肯去？」包勇道：

「小的在老爺府裡這幾年毫無報效，一天兩頓飯，小的吃著實在不安。老爺在的時候，還有別的差使跑跑顛顛，這會兒連跑道兒的差使也沒了，小的實在閒的慌。二爺有什麼差使派小的，不拘是上天下海，小的都去。」賈璉道：「有件事是要你代我去的。我有個兄弟柳大爺，他是廣東廉州人。因他家老爺不在了，一貧如洗，娘兒兩個在饅頭庵寄住。他老爺雖做一任禮部主事，就窮了個使不得。這柳大爺同太太娘兒兩個當賣個乾淨，連度日也巴結不上來。我這會兒同咱們太太商量，打伙兒湊幾兩銀子，要將柳太太娘兒兩個連柳老爺的靈柩攏共攏兒送他回去。這事本該我去，我如何脫得了身？只想

著你是個忠直漢子，兼著有一身本領，我將這件重事托你，不知你肯不辭辛苦，將柳太太母子同柳老爺的靈柩送回廣東去走這一遭兒，你心上如何？」包勇道：「小的方才回過二爺，不拘上天下海小的都去。只是這項盤費少了是不夠的。這條道兒小的也曾走過，盤山過壩，還要過梅嶺，光是家眷還好，帶著靈柩很累贅。」

賈璉道：「你估麼著得多少盤費？」包勇想了一想說道：「總得七八百銀，少了不夠。」賈璉道：「我如今交七百兩銀給你，將這件重事托你。格外給你五十兩銀收拾行李。你若主意拿准，我就帶你去見柳太太同柳大爺，把這件事就交代了。」包勇聽說，趕忙跪下，說道：「蒙太太同二爺將這千金重擔托給小的，小的願去，斷不敢有負恩典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很好。老爺在日很歡喜你是個忠義人，只沒有用你之處，今日這件事不辭辛苦，就是柳老爺的陰靈，也保佑你後來必有好處。」包勇磕著頭說道：「總是老爺、太太同二爺的恩典。」磕完頭，起來站著問道：「不知柳太太幾時起身？」賈璉道：「今日同去見過柳太太定下日子，你一面僱夫馬，一面置辦柩上的東西。就是這麼罷，你且在外等著，一會兒我帶你同去。」包勇答應，同周瑞退出簾外。賈璉又叫住周瑞道：「你給我辦一口豬、一腔羊、一副三牲、香燭紙馬、果子素菜，備齊了送到鐵檻寺。今日夜裡在太平河邊祭河開工。」周瑞答應。賈璉道：「叫周貴、張成、王潤、劉升，派他四人明日伺候太太們到鐵檻寺拈香。吩咐將轎車收拾妥當，再派幾個麻利小子跟去，現在萬緣橋過不去，都要多繞幾里道兒呢。」周瑞答應，同包勇出去，在垂花門等候。

賈璉辭過太太自去料理。裡面寶釵們將所許之項都交給太太。不一會，賈璉同平兒上來，後面跟著丫頭、媳婦，抱著氈包同一個包袱，俱放在炕上。賈璉手中另有一個小包兒，遞與周瑞的媳婦說道：「你交給他，叫他就去備辦，趕緊出城，不必等我，順便叫包勇進來。」周家的答應，出去吩咐過，同包勇上來。賈璉指道：「這三個包袱共銀一千五百兩，帶去給老劉。這氈包裡三百銀，我送柳太太的。你攏共攏兒包在一處，叫輛車送到鐵檻寺。我隨後就來。」包勇答應，解開袱包，將銀一千八百兩總包一處，解開上身衣服，將那銀袱圍在腰間，拴了一個結實。賈璉道：「這分兩不少，不要勉強。」包勇道：「小的身上拴過三千多兩，一日還要走一百多路，這才一半，腰間很不理論。這個氈包空拿著倒好。」賈璉點頭，吩咐三兒多備一個牲口伺候，包勇答應道：「門上的老趙說，二爺叫他有什麼話吩咐？」賈璉道：「你去問他，說我剛才回來，門上一個人影兒沒有，街上的孩子們鬧了一院子，趕蝴蝶兒，弄得全不像個樣兒。再鬧鬧竟可以到上房來嗎？問他管門是管些什麼？我這幾天有事，你對他說小心著，過兩天兒咱們再說。」

包勇答應，拿著氈包出去伺候。

賈璉在上房又坐了一會，王夫人道：「天也不早，到了城外還要兩邊說話。」賈璉答應，辭了太太來到垂花門。三兒接著問道：「爺不帶衣服去嗎？」賈璉道：「我倒忘了，有個衣包要帶去的。」吩咐周家的將個衣包取來，交給三兒背在身上。

來大廳院裡，包勇伺候上馬，走出外宅門，見老趙站在旁邊，賈璉用鞭梢指道：「你等著，過這幾天我問你！」說著，牲口下了台階，走東邊夾道，繞過正廳，剛到甬道上，見林之孝手裡拿著個盒子走來，看見賈璉趕忙站住，問道：「二爺到那兒去？」賈璉欠身答道：「還要出去，明日就在寺裡等著太太。」林之孝舉著手道：「這就是那尊金佛，奴才家裡有個現成的小龕子，倒配得上，送來請太太瞧瞧。」賈璉笑道：「你辦的事，橫豎妥當。明日上屋裡都去，請大媽進來照應。」林之孝道：「奴才的女人明日一早叫他進來。」賈璉道：「很好。」說罷，將馬一帶，向甬道上揚長出去。林之孝來到上房，王夫人們瞧見金佛龕子，十分歡喜，交珍珠收下，明日帶出城去。

且說包勇、三兒跟著賈璉出了二門，兩人騎上牲口，主僕三個彎彎曲曲出了城來，照著昨日的道兒，放馬揚鞭，穿花拂柳，不多一會到了寺門。周瑞正在那裡同著幾個小和尚捉螞蚱，抬頭瞧見二爺，趕忙過來接住牲口，就便回道：「東西已都齊備，豬羊未宰。」賈璉道：「等著一會兒獻牲。」說著，來到方丈，叫法本差人去找老劉。三兒將衣包交給和尚收好，包勇亦將氈包送了進來。賈璉道：「等老劉來交代明白，咱們再去。」包勇答應，同三兒出去歇息。法本陪賈璉喝茶，說些閒話。

不多會，老劉進來請安。賈璉連忙拉住讓他坐下。老劉問道：「二爺擇了什麼時候開工？」賈璉道：「我看了，寅時最好，已備下豬羊三牲供品，我想河口必得搭個篷兒，以便祭神歇息。」老劉道：「二爺放心，這件事交給匠人去辦。」賈璉叫包勇進來，命將包袱解下，將柳太太的三百兩取出放在氈包內，對著老劉道：「這是一千五百銀，你先收去，等著工完再找。」包勇解開，照數交點明白。老劉道：「二爺真是善人，昨日說定，今日就付銀子。這會兒那裡有這樣的爽人！」賈璉道：「交過一半，放下開工心事，省得惦記在心。你將銀子收回家去，以便趕著料理。」老劉道：「一千五百銀，匠人如何拿得動？」賈璉聽說，命包勇拿著包袱送他回去。老劉道：「很好，就煩包二爺同去走走。」包勇聽說，仍將銀子包好，跟著老劉出去。周瑞同三兒瞧見，問道：「老包，你到那兒去？咱們也同去逛逛。」老劉道：「請爺們到舍間喝個茶兒。」三個人同老劉由麥子地裡穿將過去，不上二里來路就是東莊，進莊走過十幾戶人家的門面就是老

劉家裡，老劉讓他們進去到客房坐下，包勇將包袱遞與老劉抱住進去。周瑞看他這間客房倒也收拾得乾淨，上面掛著一幅「天官賜福」，兩邊貼著硃砂箋的對子。對聯是：

一年四季安而樂，五福三多壽且康。■東邊牆上貼著一大張行書橫披，落著雙款是：「紫翁學長先生雅正」，下面落著：「樹軒毛冠培」。西邊牆上貼著一張大竹子，落著單款是：「滇海道人晁越」。靠窗牆上還貼著一張「姜太公釣魚」。上面半大條桌擺著一個花瓶，插一枝像生牡丹。那邊是一塊白石插屏，中間設著香爐燭台，供著一個龕子。周瑞走到桌邊，看龕上小匾寫的是：「魯班祖師」。桌頭兒上擺著幾本破書，那簽子上寫的是《工部則例》，還有一本《工程備要》。正拿著一本翻看，老劉端出茶來說道：「爺們請茶。」眾人接茶坐下，老劉向懷裡取出一個包兒，起身遞與包勇說道：「費二爺的心，又大遠的勞駕，我也不說別的，這點意思送大爺買靴子穿罷。」

包勇那裡肯要，再三推遜，方才收下。老劉又向懷裡取出兩個小封，遞與周瑞、三兒，說道：「這是一點茶敬，求兩位爺休要見笑。」他兩個也假意推了一推，就隨手接著揣在懷裡。包勇對老劉道：「你還要去搭棚料理，咱們也要去伺候二爺到饅頭庵去，不能多坐，改日再謝。」說畢起身，彼此相謝。

三人仍走麥地下回到寺來。見賈璉同老和尚站在山門外說話，包勇上前回爺說話。賈璉命三兒備上牲口，說道：「咱們到饅頭庵去，完結了事，邀柳大爺同來吃飯。」法本道：「我這裡再備上一個牲口，你們帶去給柳大爺騎了回來。」賈璉聽說甚好，不一會兒將牲口備齊。賈璉正要上馬，只見一個人騎著牲口飛奔而來，到了寺門口滾鞍下馬。老和尚認得那人，高聲叫道：「陸二爺，有什麼事到這兒來？」那人答道：「太太明日要到這兒拈香，差我來知會，說是道兒遠，要在你這裡吃素面，叫你不要很費事。」法本笑道：「你們太太可謂有緣，明日是榮國府賈二太太在這裡做經事，太太來的很巧，兩位也好會面。」那人瞧見賈璉的模樣，知道是賈府的爺們，因走到老和尚面前，輕聲問道：「可就是元妃娘娘的母親？」法本點頭笑道：「正是。」用手指道：「這位是娘娘的兄弟璉二爺。」

那人聽見，趕忙過來請個安。賈璉忙拉住問道：「你是那位大人宅裡的管家？」那人答道：「小的是禮部尚書祝大人宅裡的家人陸賓。」賈璉說：「你們太太明日到這裡拈香嗎？」陸賓答應著，法本笑道：「佛經說的因緣生相，這祝太太真可謂有緣。」賈璉笑道：「你不用混唸經典，且讓他進去歇歇罷。」說畢，主僕四人上了牲口，一直上饅頭庵而去。不知說些什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